

蹦蹦跳的小足球

李 仁 晓

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蹦蹦跳的小足球

李 仁 晓

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足球迷苏小磊做梦都想有一只标准足球，可他的愿望总也实现不了。有一天，小磊意外交上了好运气，一个自称是哥哥足球队的“阿脚”竟然帮他买来了漂亮的足球。其他小球迷看馋了眼，也拿钱托阿脚帮忙。奇怪的是，哥哥来信说他并没有叫“阿脚”的队友，新来的邱老师又告诉他沙风坝少年体校的储藏室被盗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阿脚又是一个什么人呢？这本书会把其中的秘密全讲给你听的。

蹦蹦跳的小足球

李 仁 晓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河南郑州中华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125印张 50千字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 1—5900册

统一书号 10302·45 定价0.38元

暑假只剩最后十来天了。

这天是返校日。同学们回到学校，分别抹桌扫地，清理教室，做着开学前的准备工作，真够热闹的了。孩子们多少日子没碰到一块儿，这阵子比先前更“疯”了：有的拿着扫把当金箍棒，有的敲着畚箕当铜锣，有的学着孙悟空在地上翻筋斗，简直要把教室的墙壁踢倒，把地板踏穿。等大伙儿闹腾得精疲力尽了，天也不早了，该回家了。

五年级（三）班的同学们纷纷跑出教室，拥挤着往家跑去。唯有那个叫苏小磊的同学，悄没声地躲在一个角落里，修补他的小足球。他那专注、凝神的样子，简直可以和某个零件加工厂的老师傅相比。

他的这只小足球是只橡皮球，旧得不能再旧了，

上面有道裂缝，气“丝丝”地从那里跑出来。苏小磊鼓起嘴巴，往里吹口气，用块橡皮膏往上一贴，甩起巴掌使劲拍了两拍。当他看看这只球补得平平整整，妥妥贴贴，又可以用它大显身手时，才满意地走出教室。可这时，操场上已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两个人了。

这两个人中，一个叫周丽丽，有两条修长的腿；一个叫王单单，有一张白净的脸。她俩都是班上的女生，平时虽然爱玩，但颇为文静。这时她们正在玩一种游戏，叫作“赁房子”。那“房子”就造在操场当中——用粉笔画了几个方格格，方格格里搁上块瓦片；然后翘着一只脚，跳着将瓦片往一个个方格里踢过去。这“房子”占了不小的一块地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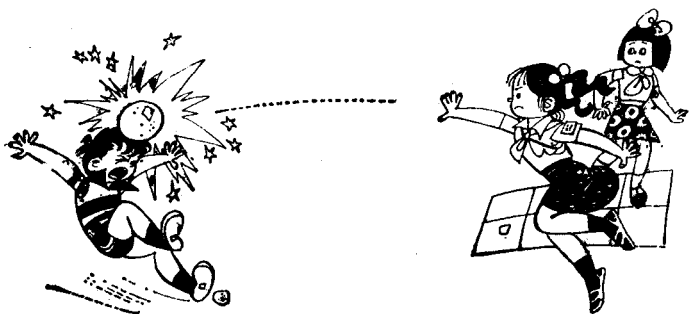
苏小磊在离“房子”不远的地方放下书包，把手里那只刚修好的小足球往上一抛，抬起腿就是一脚。小足球打着蹦儿朝周丽丽那边飞去，不偏不斜，正撞在



她的腿肚上。周丽丽虽然平时待人和悦，不多言语，但据说骨子里有点厉害。要是这时她不理不睬，忍让一下，或者好言细语地埋怨几句，那也就过去了，苏小磊这个大男子汉决不会再去惹她。可是她偏不这样，她把撞在她腿肚上的那只小足球一下抓起来，狠狠地朝正往这里跑来拾球的苏小磊掷去。本来，女生的力气不大，球速不快，苏小磊只要一闪身就行了；可是不巧，这时苏小磊脚下踏着一块石头，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而这时那只小足球正落到他的脑壳上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响。苏小磊这下来气了，他眼睛一瞪，握着拳头朝周丽丽冲去。

周丽丽机灵得很，她一看苗头不对，拉起王单单的胳膊，一溜烟朝校门外跑去。

苏小磊停住脚步，并不去追赶，他原就不想和女



生多纠缠嘛。只是脑壳上不怎么舒服，他用手轻轻揉摩着，让它舒展舒展。

接着，他把那只滚在一旁的小足球拾回来，准备踢球。苏小磊对踢球一向有兴趣，因为他哥哥是市足球队的队员，有名的“铁脚头”。铁脚头的弟弟当然不能落后，有朝一日他也要驰骋球场，大显威风。所以，他练球总是很卖力的。

操场上空无一人，平静如常，一阵微风吹来，扬起一些泥沙。苏小磊有些泄气，甚至有些后悔了。因为，练球需要伴儿，不然一脚把球踢出去，谁给你接住？自己“登登登”跑过去把球拾回来，有多费事！若是刚才那两个丫头在这里，不管多么不中用，动员她们充个数也行嘛。可眼下……

苏小磊一时不知怎样才好了。

忽然，那边一溜办公室旁，闪出一个人来，背着书包，晃动着身子，慢腾腾地往校门口走去。小磊凝神一看，原来是班上的张侗。

张侗个子矮小，力气也不大，但走路却似一阵风。苏小磊弄不懂，张侗过去总是一放学就背起书包往回跑，好象家里总有什么急事等着他。可今天，同学们都走光了，他才往回走。不管怎么着，得喊住他，让他也来锻炼锻炼。于是，苏小磊大声地喊：

“张侗，过来！过来！”

张侗掉头往这边看了看，头又扭了回去。

“你过来呀！”苏小磊急步跑过去，硬是拖住他的胳膊，说，“你这么晚才走，到哪里去了？一定是给老师叫住刮鼻子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。我是去交学费的。”张侗往回拉拉胳膊说，“管收学费的刘老师不在，我等了好久他才回来。”

“噢，现在就要交学费了？”

“刘老师不收。他说要过几天才收。”

苏小磊简直要笑出声来。是的，班主任老师曾经关照过，叫大家回去对家长说一声，把学费准备好。可那总要到开学前一、两天才收呀，哪有今天就交的？再说，张侗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怎么好，他爸爸死得早，家里还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，全家单靠母亲一人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。而母亲是个里弄工，每月工钱只有四十多元。这样的生活水平，按理说是很低的。低水平的收入，却偏要高速度地交学费！于是苏小磊说：

“人家现在不收，你就过几天交嘛，急什么呀？”

“这钱是妈妈从她们单位的储金会借来的。反正已经借来了，迟交早交一个样，放着反而不安全。”张侗解释说。

“好啦好啦，别多顾虑啦，人家不收，你还能硬要人家收？”苏小磊不耐烦地说。他不理会张侗的意思。

张侗撇撇嘴，不说话了。

“来，我们一起踢球吧！”苏小磊不管他愿意不愿意，使劲把他往操场上拉。张侗撅着小屁股，弓着身子往回拽。苏小磊不高兴了，他把张侗的书包一下夺过来，转身就跑。

“给我书包！给我书包！”张侗喊着跟过来。

苏小磊跑到操场当中离东边围墙不远的地方停住了，他把张侗的书包和自己的书包一边一个放在地上，说：“就这么着，这是个球门。”

张侗却不管球门不球门，他慌忙扑过去，拿起自己的书包紧紧搂在怀里，颤着声说：“不，里面有、有钱……”

苏小磊这才想到，张侗要交学费的钱，一定就放在这书包里，所以张侗才这么发急。可是苏小磊却不



急，他不以为然地往前蹭一步，又把书包拉过来，放回原处，说：

“你怕什么呀？用它当一会儿球门，还能把钱踢飞？”说着狠狠地对张侗瞪起了眼。

张侗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不再动了。张侗就是这样：对同学，一向宽大为怀。说起来，他个小年龄也小，但学习刻苦努力，成绩优良。同学之间，他也以谦让为先，愿意为大家服务，照他的说法，就是愿意做个“垫脚石”。例如，班级外出活动，同学们玩游戏时跑热了，他就坐在一旁给大家看管衣服，还给大家打水喝。对苏小磊，他也愿意为他做事，因为苏小磊的心并不坏。眼下，苏小磊虽然对他有点儿“强迫命令”，但他还是忍了，因为他觉得能满足别人的要求是一件快事；活动活动身子对自己来说也很必要。

接下来就是踢球。当然啦，这会儿踢球，都是苏小磊一个人的份儿，因为他是得意的足球中锋；而张侗呢，只能当个守门员——守在两个书包当中。谁都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守门员就是“拾球员”。苏小磊踢出去的球，不是偏离“航线”，就是飞出老远，张侗只好“踏踏踏”跑过去给他拾来。

苏小磊兴致勃勃地踢着球，张侗默默无言地拾着球，各循职守，两相无争，不觉两人脸上的汗水涔涔地

流下来。苏小磊还是不肯停下，一个大脚劲射，球儿翻滚着蹦到了东墙根下。张倜还没跑到那里，忽见墙头上冒出一个脑袋，跟着升上来一个身影，那身影一闪就翻到墙内来了。一看，原来是个青年人。那青年人头大个大，体格健壮，好看的鼻子底下有一撮淡淡的毛。他一伸巴掌就把那只球抓起来。

苏小磊和张倜都吃了一惊。张倜睁大眼睛盯着青年人，倒着脚步往后退，一直退到苏小磊的背后。

“小阿弟，还认识我吗？”青年人走过来，把球掷在地上，用一只脚踩着，斜眼瞅着苏小磊。

苏小磊咧着嘴，点着头。他怎么不认识他呢，他是哥哥的朋友嘛。那是前天的事，他到顺兴小学去踢球，那里有个很大的场地，有木柱，有球网，可不象自己学校这么寒酸。苏小磊还在那里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王乐弢。王乐弢原是他的老邻居，又和他同在一个学校念书。后来王乐弢搬了家，才转到了这个学校。王乐弢因为长得胖，孩子们管他叫“胖墩”。这胖墩刚买了一只足球，淡咖啡颜色，深黄色花纹，上面还有微微凸起的小粒子，比苏小磊那只有个洞的球好看多了。所以苏小磊很喜欢踢这只球，一踢就是大半天，直到太阳西斜了才离开。可是刚走出校门口，苏小磊似乎还觉得没有完全过瘾，他的脚头还在发痒。他从



胖墩手里把球拿过来，抬起腿就是一脚。不知那球是弹性特别好呢，还是由于他使的劲头特别大，只见它凌空腾起，翻了几个跟头，一头栽进旁边小河里去了。

那条小河虽然不怎么宽，水流也不怎么急，可河边尽是碎石和污泥，无法落脚。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那球随波逐流地往下漂去，而无法捞上来。那球漂啊漂啊，漂到不远处的一个桥墩下，给一个在桥下扳鱼的人用竹杆截住了。那人把球拨到自己跟前，伸手抓起来。苏小磊心里一喜，急忙跑了过去。

可那人在河的对岸，苏小磊隔河发现那是个青年人，体格健壮，头大个大，好看的鼻子底下有一撮淡淡的毛。苏小磊立刻上前发话，要求他把球扔到岸这边来。

那青年人狡黠地眯着眼，往苏小磊这里瞟了瞟，说：“这球……是你的？”

“我的，是我的。快给我吧！”苏小磊迫不及待地说。他还用手指头指指心窝，表示不说半句谎话。

“嘿，你急什么呢，你以为我会要你的球吗？”青年人把湿漉漉的球托在手心上，看了看，略带嘲讽地说，“这球……唔，你就踢这种球呀？”

“这种球怎么啦？这是个新球，光明牌的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球倒是新球，也说得过去。只是嘛……名将的阿弟踢这种球，不感到委屈吗？”

“什么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，你哥哥是赫赫有名的足球战将，他的阿弟踢球，就得配个上等好球才是……”

“你认识我哥哥？”

“不但认识，而且是好朋友、老战友哩。”那人得意地伸伸粗脖子，晃晃大脑袋，“几年来，我们同在一个足球队里，一起踢球，一起冲锋陷阵，从不分离……”

“唔，这么说，你也是市足球队的啰？”苏小磊斜眼望望那个高高翘在水面上的扳鱼竿，诧异地说，

“你们队都到外地比赛去了，你为什么在这里扳鱼

啊？”

青年人沉沉地摇摇头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，说起来叫人伤心哪。前不久，在一次比赛中，我的腿受伤骨折，虽经治疗，伤骨接好了，但从此无法上阵了，只得退出足球队。现在没事干喽，只等待着另外分配工作啦……”

青年人说得十分伤感，苏小磊为他不胜惋惜。

“嗨，你哥哥真是好样的哇。”青年人翘翘大拇指说，“有一次，我们市队参加全国甲级联赛，在区域性预选赛中，经过反复较量，最后和一个省队遇上了。对这个省队的比赛是关系能否出线的关键一仗，所以双方都竭尽全力。上半场零比零，踢平；下半场前十分钟仍是零比零，不分胜负；眼看比赛结束时间就要到了，双方的争夺愈加激烈。这时我们队的一个战友带球前进，从底线传中，球往对方禁区插去。对方后卫急忙上前拦截，别的队员也纷纷拥上，这时你哥哥眼急腿快，绕过对方人层冲上前去，一个金钩倒挂，‘啪——’一下将球腾空踢入网底。嗨，那个球真是漂亮极了……”

青年人说得眉飞色舞，口沫纷飞，苏小磊听得津津有味。他为哥哥的战绩高兴，也为哥哥这位好朋友绘声绘色的讲述所感动。

“我说嘛，将门出俊才，你是大有希望的啊。”
青年人晃一下手指头说，“不过要出人头地，练个硬朗的铁脚头，不弄个上好的球踢踢可不行。”

“你是说，这球……”

“这球——呸呀！一个不起眼的小球，橡皮球，踢上去滑溜溜，‘噗噗’响，练不出铁脚头。唉，屈才哇……”

苏小磊一听，顿时呆住了。青年人说得有道理！这的确是个橡皮球，而且是个二号小球。本来，同学们都是踢这种球的，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。现在给青年人这么一说，觉得确是个问题了。是啊，多少日子以来，苏小磊梦寐以求的是将来当个足球队员，象哥哥一样，驰骋沙场，名扬千里。而要练出真本领，看来非得有个上好的球不可了。可什么样的球才是上好的球呢？到哪里去弄那上好的球呢？

“给你！”那青年人不等苏小磊想出个究竟，就不屑地望他一眼，撇撇嘴巴，一抬胳膊把橡皮球向他扔了过去。

苏小磊急忙把球接住，搂在怀里，红着脸跑了。他跑到顺兴小学校门口，把球还给等候在那里的胖墩王乐毅。

……

现在，他哥哥的这位好朋友突然又出现在他面前了，怎不使他喜出望外呢！他急忙对着青年人咧嘴一笑，还鞠躬似地弯了弯腰，表示他由衷的欢迎。



二

苏小磊对这青年人表示欢迎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：哥哥的这位朋友既然当过市足球队员，一定踢得一脚好球。虽然他不能再冲锋于球场，可对苏小磊传授一下球艺，肯定是不成问题的。过去，小磊曾要求哥哥教他踢球，可哥哥很少回家，回来了也总是说：“没空，没空……”今天这位“离休”队员主动递上门来了，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啊。于是他说：

“叔叔，请你教我踢球好吗？”

“别叫我叔叔。”青年人赶紧摇摇手，“踢球功夫都在脚上。我的脚头和你哥哥的一样硬，都是铁脚头。孩子们都叫我‘阿脚’、‘铁脚’，你就叫我‘阿脚’吧。”

“阿脚，请你教我踢球……”苏小磊遵命地重复